

第五章：「僑生」身分對於其在台生命經驗之影響

壹、 僑生來台的生活經驗

一、 政府及學校給予之福利與照顧政策

大學院校有諸多關於僑生來台的福利，包括住宿、獎助學金以及工讀機會，這是為了保障來台唸書的僑生可以不必為經濟因素所苦並提供吸引僑生來台的誘因。每一間學校都會保障僑生享受住宿權利，這對僑生來說，一來可以省錢，二來避免外宿的危險。雅慧就說：「抽宿舍會去填，就是抽宿舍都要去填一下，畢業還有拿禮物。」

家境清寒的僑生可以獲得助學金補助，一個月給予大概2700補貼生活費用。至於成績優秀的僑生子弟可以獲得優渥的獎學金，第一年有十五萬，如果能在大學期間保持優秀的成績，則可以每年領取十二萬。¹獎學金的標準是針對透過海外聯招會申請來台之馬來西亞、港澳、僑生先修班等三梯次僑生，其分發成績為各類組之前三名，之後在學學業成績維持85分，可以持續領取獎學金。²

對於經濟能力較弱的僑生來說，工讀是他們經濟的額外來源，一來僑生學長姐會介紹他們工作機會，二來學校也會優先考量僑生的工讀需求。

〔那他沒有其他特殊的資源嗎？〕

章哲：其他比較是獎學金啊，不過那是僑委會的。還有有些地方的工讀是被僑生壟斷的，不知道為什麼工讀機會都被僑生搶完。

整體而言，台灣對於僑生都提供一定的福利，例如獎助學金、僑保。另外，教育部每年也會補助僑生舉辦的文教活動。而且，僑輔室的行政人員在幫助僑生適應台灣與提供諮詢上可謂是不遺餘力，成為僑生來台適應的重要窗口，小至適應不良，大至車禍受傷，僑輔室都盡其可能地伸出援手。僑教在台灣實行將近半

¹ 《教育部獎勵海外優秀華裔學生就讀大學院校獎學金核發要點》由需達全班前 10%，放寬限制為每學年成績 85 分以上即可繼續領取該獎學金。

² 2002 制定《教育部獎勵海外優秀華裔學生就讀大學院校獎學金核發要點》

個世紀，政府單位以及學校行政單位已經建立一套照顧僑生的完善制度，一方面簡化僑生入學來台程序，另一方面則提供福利與照顧系統以便僑生適應台灣。尤其，針對馬來西亞境內不利於華人升學的環境，台灣可以提供出國求學機會，又屬於花費相對便宜的國家，施惠許多經濟條件不佳，且想出國求學的僑生。

然而，政府的禮遇僑生政策並不代表所有台灣人民都持同等的態度對待馬來西亞僑生。在僑教實施的社會脈絡下，的確形塑僑生相異於台灣人的特質，並且這些特質常被賦予負面意涵，因而，僑生團體被塑造成為具有某些「污名屬性」的被污名者。

二、 來台所受之負面待遇

在此節中則討論僑生認為被不合理對待的部分。第一，表現在對於僑生以及外籍生的政策上，政府近年擴大招收外籍生，每間大學為了爭取政府經費而廣收外籍生。小竹認為台灣政策非常弔詭，將外國人分為僑生及外籍生兩種類屬，但是卻又優待外籍生歧視僑生，以出入境政策為例，小竹提出：

主要是移民局那邊的，就是好像外國人的話，我的朋友是印度人啊，他的出入境是多次入境，僑生的話是單次入境，因此我每次出去都要先去移民局。我這次要出國，我要拿學校的單子說我要出國，所以我回來的時候才可以回來，我就覺得在政策是歧視僑生。

雖然台灣提供大學教育機會給僑生，然而因為台灣本質上不是個歡迎遠久移民的國家，因此對於國外人士留台規定嚴格，薪水必須超過47971³元，方能申請工作簽證以居留台灣。每個月四萬八左右的薪水對於一般大學畢業

³ 依據「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6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8 條規定，外國人受聘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專門性及技術性工作，其薪資不得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數額。

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 年 11 月 9 日勞職規字第 0940506372 號公告：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專門性及技術性工作之每人月平均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 47,971 元整。但各級政府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標準」補助大專校院或學術研究機構辦理專題研究計畫聘僱之專任研究助理人員，其每人月平均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 35,000 元整。

http://www.ocac.gov.tw/bulletin/bulletin_pop.asp?no=1623

生來說非常優渥，況且由於就讀領域的差別，對理工商科系背景的畢業生相對來說，較容易找到符合此標準的工作；而人文、社科院系出身的學生在就業市場便相對處於劣勢。另外，台灣政府關於僑生畢業後的未來規畫，是傾向於鼓勵其回到原居地。⁴君君的大學同學目前有兩位留在台灣工作，一位在當藥劑師，一位在中研院當研究助理，藥劑師因工作薪水高故符合留台資格，另外中研院助理薪水雖然不滿四萬八，然而因為其是學術機構所以並不受勞委會相關單位所管轄。君君的未來規劃雖有考慮留在台灣，不過她提到必須要找到符合興趣以及規定的工作可能較困難，因而畢業後能不能留在台灣還是個未知數。

〔其實你對留在台灣有興趣嗎？〕

君君：其實我很矛盾，因為政策跟勞委會對於我們的規定並不是很友善，可是我要留下來，我要找到符合規定的工作，可是那個工作不依定符合我的條件。因此，我到時候決定我會不會留下來是要看有沒有找到有興趣的工作然後又符合規定。

⁴ 僑生畢業後，能否繼續留台工作，依「僑生回國就業及輔導辦法」第 26 條規定，畢業僑生除原在台設有戶籍者外，應一律返回僑居地，以符合僑教宗旨。另台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曾依該法第 9 條第 8 款申請在台居留之僑生（即持台灣地區居留證在台居留之僑生）畢業後，返回僑居地服務滿 2 年者，始得申請在台灣地區居留。
http://www.ocac.gov.tw/bulletin/bulletin_pop.asp?no=1623

貳、 對於僑生的想像與界定

一、 模糊的「僑生」自我想像

依據僑委會定義，所謂「僑生」係指在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取得當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之華裔學生，並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申請來台升學者。由台灣政府對於僑生的界定應用在實際的情況中，會區分為兩種僑生類屬，就如同本研究一開始區分的馬來西亞籍僑生跟台籍僑生。

林若雱(2001:38)對於華人⁵與華裔⁶的界定，華裔是包含華人與華僑兩個類屬，因而涵蓋的範圍最廣。透過僑生本身對於其僑生的想像，可以了解其對僑生的想像與界定。勝之明確地說明僑生就是華人，並且是具有口音的，因此可以得知僑生是具有華人的指涉。然而，在進一步地問勝之是否是華人時，他們就立刻回答自己是台灣人不是華人。在此可以清楚看出兩個脈絡，一是僑生是華人；另一個則是台籍僑生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並強調「台灣人」身分不同於「華人」身分。

勝之：他們(是指馬來西亞籍僑生)也覺得自己是僑生因為僑這個字有華人的感覺。

[那你是華人嗎?]

勝之：我不是，我是台灣人

另外，對於台籍僑生而言，僑生除了該是華人外，在國家別上也有明確的類屬，亦即東南亞來的學生才叫做僑生，美國來的華人就稱作外籍生。的確，外籍生政策出現之後，其待遇開始讓僑生感到無所適從以及混淆，他們認為如果按照政府對於僑生的規定，亦即所有來台唸書的華人都叫做僑生，如此一來為何有許多華人還是被稱做外籍生呢？從東南亞國家與美國在國際體系的地位觀之，美國

⁵雖有華人血統，但於海外取得僑居地國籍者，嚴格定義為華人

⁶無論華僑或華人於海外的子女兒孫，稱為華裔

居於核心位置，而東南亞國家就只能算是半邊陲，因而僑生定義具有國際體系之判定。

〔所謂你對於僑生的類屬是〕

智年：真的是在國外出生，就是華人

〔那你是〕

智年：台灣人，而且僑生應該都會有一些口音

〔針對你沒有口音，同學不會提出他們的疑問〕

智年：我有想過ㄝ，為什麼我們是叫僑生，美國來的就叫外籍生

〔很特別吧，美國來的華人叫外籍生〕

智年：恩恩，就一直很不以為然

〔並不是以國籍區分的這個管道〕

智年：可能亞洲來的就是僑生，不對，應該是東南亞國家來的是僑生

因此，郁慧則提到如果政府是將台灣跟中國大陸之外的學生來台念書都稱為僑生，她也可以接受，但接受的前提是建立在所有華裔學生都必須被稱為僑生，然而實際的狀況卻是具有華人血統的學生也可以用外籍生管道入學，會讓她對於僑生政策產生混淆與不滿的情緒。然而，在台灣政府的定義中，就血統論而言，確實清楚說明具有華人血統者來台升學都是僑生。但是，並不是每一位具有華人血統的學生都願意揭露自己的身分，他們可以選擇隱藏華人身分將自己形塑為擁有外國國籍的學生，進而符合外籍生資格來台唸書。

郁慧：可是對我來說只要華裔學生就是僑生

〔所以你已經接受僑生的說法〕

郁慧：如果以台灣跟中國大陸的以外都稱為華僑，過來念書都稱為僑生這樣ok，可是香港人加拿大籍，我覺得他也是僑生，如果你們要把華僑都將他歸類為僑生的話，那ok，可是他不是，那我就覺得不公平啊。

對於僑生的定義已然包含有華人子女以及來自東南亞國家之意，然而他們的想像沒有將僑生視為是華僑學生，甚至，宇文還相當反對台灣給予僑生的定義，一方面宇文認為孫中山先生的華僑已經不在適用，他們不想要再回來台灣取得國籍，另一方面他則指出僑生背負許多大家所給予的負面印象，包括懶散、打

混、以及最嚴重的控訴就是透過加分進入大學。因而，與其稱呼他們為華僑，他們比較承認自己是華人、華裔。

宇文：其實我覺得我來到一個脈絡，我是背負華僑的歷史包袱，華僑就應該怎樣怎樣。可是我不是華僑，為什麼我要接受這樣一個眼光。我覺得大部份的不滿跟反抗，就是說我根本就不是要來取得中華民國國籍。或是僑生都是很懶惰、很混，上課就打混幹嘛，我承認很多僑生成績不好，可是你也不能說所有台灣都是勤奮向上的。所以我知道中華民國給了很多優惠，你用你當地成績來申請，也有獎學金也有補助，你有給好處，可是同時你也背負許多刻板印象。我大學時代最反感的，我大三的時候我接社長，就是校刊社，外面有救國團的指導老師，我記得印象很深刻，他就開了一個玩笑，他就開一個僑生玩笑，他說他有一次去看牙醫，那個醫生有口音，他說喔，原來那個醫生是僑生喔，他一講全場就在笑。他背後帶出一個意涵，就是表示這位醫生是加分進大學。他帶出第二層意思就是這個醫生專業並不怎樣，因為他是加分進大學，才能成為醫生。所以我覺得他可能是個事實，為什麼要讓所有僑生都承擔這個歷史包袱。華僑為革命之母，當初是因為華僑都捐款給孫山中先生革命才會成功，所以華僑很重要，不過華僑都已經成為過去了。現在的華僑跟之前的華僑已經不一樣了。

在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台籍跟馬籍僑生他們知道彼此雖同為僑生，卻存在相當大的歧異性。對於就讀台校的學生來說，他們在來台灣之前就知道自己會以僑生的身分回台，同時也清楚同在馬來西亞就讀的華人也會以僑生身分來台。因而，僑生類屬本就不是一群高度同質性的群體，而是由不同的群體所組成。然而，有趣地是，當我問台籍僑生平郡對於僑生群體內部歧異性的看法時，他說馬來西亞籍學生是被視為是「僑生」蔣中正的政策結果，而且是將他們視為「僑民」，隱含著一般我們對於海外僑生是僑民的想像：

[你當初第一次聽到僑生對於他的想像是什麼?]

平郡:聽到僑生就是我們這一種

[那你知道有另外一種馬來西亞來的也是僑生身分嗎?]

平郡:我知道

[那你知道後有什麼想法]

平郡:我知道他們是僑生是蔣中正的政策，把他們視為僑民，那我們也是僑生。

歸納上述僑生對於「僑生」的看法，是對於傳統在海外出生來台唸書的僑生之想像，因此才會有華人、華裔、東南亞、華人學生等元素出現，然而卻沒有提到華僑是構成僑生的要素，同時明白地表態自己不是華僑，不願意繼續背負歷史所給予華僑的任何期待。另外，因為台籍僑生是近年來才出現的僑生類屬，相較於傳統我們定義的僑生，他們是僑生內部的新類屬。台籍僑對於僑生身分的認知與理解較馬來西亞籍僑生來的早以及豐富。推測大抵是因為台商子女在馬期間，都要固定向政府機構登記自己留馬時間，達到六～八年就可以用僑生身分回台。台校學生的選擇不比馬來西亞華人多，一旦在國高中時期選擇繼續念台校，就已經有回台念大學的打算，因此他們對於僑生制度是更早就開始接觸。因而，台籍僑生一方面透過強調自己是台灣人，以此與馬來西亞籍僑生做區隔；另一方面又認知到自己跟馬來西亞籍僑生回台之後都屬於「僑生」身分。



參、從「僑生」到「假僑生」

由上述僑生對於僑生的想像與界定可以知道，許多人對於僑生的印象是在國外出生長大的華人，因而傳統上，僑生的類屬中不包括台灣人，換言之，就是台灣人一定不會是僑生。但是，隨著南向政策台商往東南亞投資，台商子女也在當地接受教育並選擇以僑生身分回台念書後，僑生類屬增添了異質性，就是僑生當中多了一批在台灣出生長大之後再去國外的學生，他們也被冠上「假僑生」的稱號。「假僑生」的出現是源自於80年代，當時高等教育尚未擴充，而大學錄取率大概只有20%，考上大學者佔社會上的少數，多半的學生都無法如願上大學，故而，社會各界將砲火攻擊對準透過加分及其他管道進來的學生，僑生制度在當時因此遭受相當大的抨擊，假僑生也是在此歷史脈絡下出現。假僑生是由當年反僑生的台灣政客所創造的名詞，他們認為因為大部份僑生都是在外國土生土長，跟台灣沒關係。的確，台灣媒體報章一開始使用「假僑生」辭彙，攻擊具有台灣國籍出國數年又回來升學的僑生，因此，台籍僑生在大學念書時，多半被稱呼為「假僑生」。

有趣地是，對於假僑生類屬的想像在隨著多年的界定後，又變成一個既定模式的刻畫。自我認同的形塑不只涵蓋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身分，當然也包括社會及其他人對其之想像，因此當社會類屬已然構成後，自然會容易選擇接受別人給予自己的界定。在訪談的過程中，智年跟玉立就跟筆者提到，當別人說他們是僑生的時候，他們會說自己是假僑生／僞僑生。稱呼自己是假僑生的說法可能是他們認為可以用來區辨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馬來西亞人的方式。如此一來，就可以避開跟馬來西亞籍僑生隸屬於同一個群體的歸類。縱使，他們來台皆被視「僑生」類屬，然而由於彼此之間生活方式及求學背景的差異，導致身分認同存在歧異性。再者，僑生團體在台灣社會脈絡下具有污名的特徵，透過區辨我群與他群讓自己與僑生印象脫離，以規避其帶來的負面印象。關於僑生污名化的過程跟面對污名所採取的策略，在後文中會有更詳盡的敘述。

〔那你知道你是僑生身分進來嗎〕

玉立：知道啊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玉立：一開始就知道啦，高中就知道啦，那大學的時候，大家聽到你是馬來西亞回來的，就會說你是僑生喔

〔那你說什麼〕

玉立：我會說假僑生，不過他們不太懂台灣籍跟本地僑生的差別

〔所以你大學四年都會跟人家介紹自己是僑生嗎〕

智年：也只有大一會講自己是僑生，大二開始就會開玩笑說自己是偽僑生

勝之就提到，上課的老師曾經跟他們提過，真正的僑生是台灣人然後去國外定居再回來的，馬來西亞籍僑生都該算是外籍生。老師點出「僑」的真正含義，並認為台籍僑生才是符合僑生的類屬。因此，在認知層次上，勝之跟小宜知道自己才是屬於真僑生，然而他們卻接受別人稱呼自己或是承認自己是「假僑生」，這是認知與實際行動上的落差。基於他們是台灣人所以並不等同於馬來西亞出生的僑生，在延續此思考脈絡下，他們欣然接受「假僑生」的身分抑或是利用「假僑生」以規避傳統所給予僑生的歷史包袱。

〔他們知道你是台灣出生的嗎〕

勝之：他們知道啊，他們知道我是真僑生，他們算是假僑生

〔你們怎麼會知道這個訊息呢〕

勝之：好像是上課吧老師有講到，僑生是台灣的人去國外定居然後再回來的，那種算是僑生，他們都是算外籍生

〔對啊〕

小宜：不過好像應該不是這樣對不對，僑生是不是本來就是在這邊出生，然後僑居海外長大，我以為啦

〔你什麼時候以為的〕

小宜：不知道，我想說不是應該這樣子的嗎？

馬來西亞籍的台校老師本身當是旅台生，在台灣也被稱為僑生，然而，他們說當其來台校教書時，在訪談中發現台商子女回台也被稱為僑生而對此，感到相

當訝異。不過，也從而解決他們在台灣求學時代不認為自己是僑生的矛盾，指出台籍僑生才是真正具有「回國升學」之僑居回國的意涵。如何界定「僑生」，以不同的角度來做定義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從僑委會對於僑生的定義，台籍僑生跟外籍華人僑生都是泛屬「僑生」類屬。但是，從僑生自身的社會脈絡探討，馬來西亞華人子女似乎未具有「歸國」之意涵，就難將自己歸類為僑生類屬。

勝之跟小宜都是在台灣出生，在國小或幼稚園之時，隨著父母前往馬來西亞，之後再以僑生身份入台。然而在國籍上他們擁有的是台灣國籍，因此稱他們為台籍僑生，另外也常常被直呼為「假僑生」。君君是在馬來西亞國民型中學畢業後，透過寬柔獨中來台唸書的僑生，她在訪談中也跟我提及，對她而言台商小孩才是真正回國升學的僑生，可是報紙上卻稱呼台商子女為假僑生，此認知讓她感到混淆。筆者在蒐集兩個僑生群體對「僑生」身份的看法中發現，事實上他們都知道所謂的真假僑生類屬，然而，針對一個存在已久的社會建構的假僑生群體，有人指出知道這是錯誤分法，然而誰都沒有辦法逆轉。

〔所以當初對於僑生來的管道你沒有很清楚〕

君君：對啊，而且跟一般同學聊天也不會特別去問他們是如何進來，你就知道那是一種招收外國學生的管道。你剛剛問說我對僑教政策有什麼看法，其實就我來說我覺得需要轉型。當初98有對於僑生居留年限的修訂，因為當時台商小孩有升學需要，對我來說，他們才是真正回國升學的僑生，可是當時報紙會叫他們是假僑生。

肆、 污名化

一、 污名理論與標籤理論

(一)、污名概念

Goffman 對於人應該如何(虛擬的社會認同)以及人實際上是如何(實際的社會認同)兩者之間的差距感到興趣，他指出在這個認同之間存有差距，就是污名化(Goffman 1963：2)的出現。“stigma”一詞最早是來自希臘文，意指用來曝露某人道德上異常或身份低劣的身體符徵，或是身體上的烙印，標示某人為奴隸、罪犯或叛徒，是儀式意義下的不潔之人，不可接觸，特別是在公共場所，眾人迴避的對象。然而，近代污名所指更偏向恥辱，而非實際身體的標記(Goffman 1963：11-12)。

污名分成兩種類型，在被貶抑的(discredited)污名烙印中，行動者假定其差異為觀眾所知曉，或對觀眾而言是顯而易見的。對被此種污名化的人來說，社會交往的日常場景是一個令人緊張的場合，他可能隨時都會被貼上標籤。至於可能被貶抑的(discreditable)污名類型，其差異不但不為觀眾所知曉，也不被他們所察覺(Goffman 1963：3-4)。雖然他們的污名比較難被察覺，但還是得小心翼翼怕被發現。此時「資訊上的操弄」便是遭受污名者的處理重點(Goffman 1963:3-4)。歧視(discrimination)則是社會對被貼上污名標籤的人所採取的貶低、疏遠和敵視等態度和行為，是污名化的結果(Goffman 1963：10)。

Goffman 提出「污名」與「污名化」概念，後來的學者仍不斷修正污名的定義，並將污名化理論給予在定義與延伸。Crocker 認為污名化個體擁有某些屬性、特質，而這些屬性所傳達的社會身份(identity)在特定脈絡中式受到污名的(Corrigan 2004：363)。Corrigan 則將污名分為兩層次，為公眾污名(public stigma)和自我污名(private stigma)，前者是泛化的社會群體對某些特並的受污名群體的不良刻板印象；後者是當公眾污名產生之後伴隨出現的自我低評價和自我低效能。而將公眾污名內化後，就會變成個人污名(Corrigan 2005：179)。管健認為污名是

社會對於某些個體或群體的貶低性、污辱性的標籤，它使個體或群體擁有某些被貶低的屬性及特質，這些屬性或特質不僅使被污名者產生自我貶損心理、亦導致了社會對其歧視和不公平的待遇(2007:127)。然而，污名的屬性並不是憑空而來，而是由人際相處與社會所建構；也就是說，污名屬性的產生與污名化的延續是來自於被污名者與正常人間的接觸及相處。因此，污名化的重點不在屬性本身，而是在於正常人與被污名者的混類接觸(mixed contact)，因此負向的人際互動才是污名的真正影響因素。台灣社會大眾一般給予僑生類屬的屬性包括有加分進大學、程度不好以及說中文有口音，這些都是偏屬於較為負面的屬性。最容易判別是否為僑生的標籤在於口音，從而連結到僑生類屬指涉之成績不好、愛打工以及加分進大學。另外，Goffman 在污名一書中提出的重點包括，討論個人認為自己如何被他人看待，以及其所表現出的個人行動、自我呈現的形成、轉化和改變的過程。因此，本研究也著重在於馬來西亞僑生在日常生活與他人的互動、社團參與以及選擇如何呈現自己身分。

形塑特定屬性的污名，是透過污名化的過程，透過「正常人」與「被污名者」的互動，進而確立該群體擁有被污名的屬性。因而，污名化過程是指出污名屬性的被建立以及如何作用在被污名者群體的過程。

管健則提出，污名化過程包含承受污名者和施加污名者，當一個負面的標籤出現並形成污名後，就區分出兩類人。因而，污名的過程包括下面幾個步驟(2007:128-129)：

1. 施加污名者對於承受污名之群體「貼標籤」，通過此過程，被貼標籤者就與其他人產生了顯著差異。
2. 當這些被貼上標籤的人分在負面的一類，並在文化和心理上形成了一種社會成見和思維定勢後，污名隨之產生。
3. 受污者既而被分離為不同的，成為「他們」而不是「我們」中的一員，一旦這種區分被主流文化所接受和利用，通常會導致社會隔離。

4. 帶有污名的個人會喪失許多生活機會和社會地位
5. 承受污名的一方，往往在公共污名的形成過程中，不斷強化負面的自我意識與自我評價，而帶來更多的自我貶損、自尊下降和安於社會控制與命運安排的心理。

Goffman 將污名身分認同的形成區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是學習這個身分的語言行為和生活風格；第二是學習世俗社會對這一個身分的認知與反應；第三個學習如何規避(passing)，將污名特徵消逝、隱蔽，減少污名的道德期待；第四是讓自己的一舉一動能與外界世俗一致，不僅是行動的方式力求一致，就連思考的方式，以及對待具有同樣污名身分的個人，亦有相同的道德期待 (Goffman 1963:32-40)。本研究將利用污名此四階段的論點以檢視僑生來台後開始意識到他人對於其僑生身份的看法，以及在面對諸多外界給予僑生身份之標籤，採取何種態度以及策略。

(二)、污名相關文獻檢閱

目前污名理論目前在學界，常被應用在被投以有色眼光以及具有「特殊屬性」的群體研究，像是同性戀(洪安真 2000)、外籍勞工(羅兆婷 2006)、新移民女性(林姿君 2007)以及原住民(陳玫霖 2007)；至於在偏向醫療社會學的污名理論方面，則以愛滋病的研究(王小平 2007)、精神病患(韓德彥等 2008)以及青少年生育(汪淑娟 2005)問題為主題，探究在不同的群體中，污名是如何被確立，被污名者又能採取何種策略面對污名。

台灣政府在考量原住民的弱勢地位，訂定給予原住民各項補助政策。在一九九零年代各級政府成立原住民委員會或是原住民行政局後，原住民措施傾向以更明確的標準來執行。例如台北市政府已制訂法規，規定市政府公務機構內的臨時約聘人員中，至少要保留百分之二的名額錄用原住民。另外依據政府採購法第九

十八條，國內員工逾一百人的得標廠商，應該在履約期間保留百分之二提供原住民承包，這些新措施更明確地保障原住民的工作權(傅仰止 2001:59)。

保障原住民的就學權益一向是優惠政策的另一重點，近年來針對原住民學生的升學加分措施也愈加優惠，尤其是原住民國中畢業學生升高中的聯考分數從總分加 35 分，提升為總分為 20% ；原住民學生從高中升專科以上學校仍舊得以加分 25%(傅仰止 2001:59)。

然而，原住民一方面享受優惠政策的福利，另一方面，卻也承受具有「污名」標籤的原住民身分。謝世忠將台灣原住民污名身分認同的形成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剛開始原住民保有正面的族群意識，在由原居地遷出的過程中，與漢人的接觸使其了解漢人對原住民的態度，以及得忍受不友善的眼光和指稱，而不得不調整原先的身分認同；當其定居且混居於漢人社會中，由於原住民身分使其不斷遭受到拒絕與挫折，開始懷疑原住民身分之正當性。最後，污名身分認同形成，原先的族群意識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漢人對於原住民身分的看法(1987:37)。因此，謝士忠指出原住民「污名」標籤是透過「被污名者」(原住民)與「正常人」間(平地人)之混類接觸而形塑的。

不過，陳玫霖亦指出都市原住民在面對「污名」身分時，發展出「創造優勢空間、展現文化主體性」的生活策略，以因應污名化的社會情境。另外，污名社會情境亦隨著社會價值的轉變即將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族群共生與和諧的社會舞台」(陳玫霖 2007：140-150)。

Goffman 在污名理論中，強調「正常人」與「被污名者」的互動，意涵「正常人」是位於優勢的地位而「被污名者」處於劣勢乃至遭受他人歧視的眼光。然而，「污名」與「正常」的定義都是由社會所建構，會因不同的社會脈絡而改變，因此，污名是相對性的建構，故而本研究企圖將污名理論應用於僑生群體上，並無輕視該群體之意，而是研究僑生污名標籤的建構是立基於何種歷史脈絡。本研究發現，馬來西亞僑生來台唸書，因為處於僑教實行的社會及歷史脈絡之下，因

而造常常必須面對一般人對於僑生所建立之負面標籤，包含有加分進大學、學業程度不佳以及講話有口音等。如同上所述，遭受污名的人在透過不同的策略期能被社會所接受，與正常的人得以建立關係並且維持互動。因此，當僑生面對大家給予的「僑生」標籤，就可能採取不同的策略面對，這是本研究的研究重點之一。

(三)、標籤理論

當代標籤理論真正建立是在一九五零年代，由 Lemert 所出版之《社會病態學》(Lemert 1951)，裡面說明社群群體對於行為之界定詮釋，以及社會群體所賦予之標籤，足以決定一件「行為」是非善惡的本質。1963 年，Becker 發表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Becker 1963)，其解釋偏差行為，必須存在有犯罪人跟負責逮捕、審判的工作，前者是被標籤者，後者則是標籤者。這意謂說，犯罪與否是一種社會過程，當標籤者開始懲罰某些行為時，偏差行為才開始建立。更具體地說：「行為本身無善惡是非之分，偏差犯罪行為之界定源自於社會訂定的法律規範，違反社會立法規範者，社會群體冠之以偏差犯罪之標籤，施以懲戒，並且排斥為局外人。」

標籤理論者相較於 Goffman 的「污名」概念，是較為著重於犯罪的偏差行為。然而，兩者卻同時強調標籤與污名的形成是來自於社會所形構，尤其是「標籤者」與「被標籤者」以及「被污名者」與「正常人」的互動。本研究企圖利用標籤理論與污名化理論闡釋「僑生類屬」之污名化過程，另外，筆者更著重於描述「僑生」(被標籤者)與「台灣學生」(標籤者)兩者間的行動與互動。

二、 對於僑生所賦予的標籤

在之前的文獻探討中，明確指出「僑」具有暫時居住在本國以外之意，而且在僑教政策開始實行時，接受招生的僑生對於台灣「僑生」身份具有高度認同。然而，僑教政策實行迄今，海外華人經過世代更迭，其對於出生地的認同勝過台灣，再加上出現一批新的台灣籍僑生團體。因此，「僑生」名詞的定義也隨著世代差異而出現適用性問題，也掀起一連串是否接受「僑生」身分的問題。

僑教政策隨著時空背景的移轉，如今出現定義上的弔詭與矛盾。第一，我們預設僑生是歸國念書，然而，馬來西亞僑生的國家認同卻強烈地指涉馬來西亞而非台灣；第二，早期海外華人的遷出地點為中國大陸，因而他們的歸「國」應該為中國大陸，然而，因為國民政府政權轉移台灣，卻轉變成為預設他們認同台灣；第三，隨著南向政策出現的台商子女，利用僑生管道回台灣，成為台灣籍僑生，又由於他們是從台灣遷移出去，暫且留在馬來西亞，因而是最認同台灣的僑生群體，然而，因為不符合大家對於典型的僑生的想像，而背負「假僑生」標籤。

一般台灣人對於僑生會賦予一定的想像與標籤，並將符合標籤的人貼上僑生類屬。由於，僑生群體來台後被冠上某些特定污名化標籤，因此，僑生群體在面對這種情況下，可能會有選擇接受或是不接受的策略，這一點在之後會更詳盡描述。僑生在面對具有污名標籤的「僑生」身分時，「資訊上的操弄」就成為展演僑生身分的工具。關於僑生的資訊就來自於一般台灣學生辨識是否為僑生群體的線索，包括學號、說話口音、大學前的求學經驗、國籍以及台灣地緣認同(出生地)。然而，這些標籤中有些是僑生可以用來掩飾身分的資訊，有些則成為揭露僑生身分的線索。下述則說明僑生群體如何利用資訊整飭訊息，又是如何再透過其他線索被揭發僑生身分。

(一)、說話有口音的華人

由於僑生的外表跟一般台灣同學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因為僑生的出生背景及生活環境之差異，所以僑生的中文多半具有濃厚的口音。因而口音成爲判別是否爲僑生的關鍵，矯正口音或是轉換口音就成爲隱藏僑生身分的策略。對於在台灣出生然後到台校接受教育的台籍僑生，則不具有「說話有口音」此標籤，相對於說話較有口音的馬來西亞籍僑生而言，較容易隱藏僑生身分。因而，雖然都是「口音」，但是對於從小出生背景、求學背景迥異的兩僑生群體來說，則具有不同的意義。對於台灣籍僑生來說，「口音」成爲隱藏僑生身分的最佳資訊操弄工具；相對地，馬來西亞籍僑生則常常因口音而被辨識出僑生身分。

(二)、台灣地緣認同

台灣當地的地緣認同常常成爲大學時代的指標性組織之一，凝聚來自同樣縣市的學生成爲而一地緣性組織，加強成員間的聯繫與幫助，像是南友會(台南校友會)、打狗社(高雄校友會)等等。因而，在台灣的大學生活中，依據不同縣市區分群體，也成爲劃分你群、我群的標準。因而，對於在台灣出生以及成長一段時間的台灣籍僑生來說，出生地的地緣認同也就成爲順利進入台灣特定地緣性組織的工具。像是以墨永爲例，當被同學問及是哪裡人時，墨永說他就會說自己是台中人。透過標誌自己是地緣認同的「台中人」，以顯示自身的台灣人身分，順利避開被標籤爲僑生的結果。

(三)、大學以前的求學生活與學號

然而，如果探究其大學前的求學經歷時，則容易彰顯僑生身分的表徵。僑生大學時代前的求學生活就完全迥異於一般台灣學生，因而國高中的學校校名就會揭露僑生身分。舉例而言，墨永使用地緣認同讓自己無異於一般台灣學生，然而，當班上同學進一步探問關於高中的求學生活時，他則必須介紹就讀高中學校之名

稱並描述自己在海外的生活時，墨永就被揭發其「僑生」身分。

〔那你會加強自己是台灣人這一塊嗎〕

墨永：其實一般他們都是問你是哪裡人，我就是說我是台中人，之後就問你的高中是那裡，我就講出我的高中，他們卻聽不懂，我就解釋我是僑生。

儘管，地緣認同的表徵也許可以弱化石籍僑生被指涉為僑生並被標籤化的可能，然而當進一步揭露高中生活時則立刻展現出與台灣同學的差異。即使想要技巧性地省略自己的僑生身分，一旦提到高中學校名稱跟以前的生活就具有極大的落差，並且成為突顯僑生身分的符號。小宜也跟墨永有同樣的情況，小宜選擇不主動說明自己是僑生的策略，然而，一但談到高中生活，就會洩漏僑生身分的表徵。再者，會讓台灣同學用來辨識僑生身分的方式，是為班上同學的學號排序，僑生的學號是編列在最後面，因而「學號」成為僑生的另一表徵。

〔那你跟在跟人家相處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的經驗，你一開始來會講自己是僑生嗎，還是會怎麼介紹自己？〕

小宜：很煩，因為身分很複雜，就是我又不能說不是，因為他只要問你高中哪一所學校，就會揭發啦，他們又特愛問這個問題。而且也不用講他們會知道，僑生的學號都很後面，反正就會知道啊!!

(四)、國籍

國籍是台灣學生判別是否為僑生的標籤。一般台灣學生對於典型僑生的印象，是來自國外的華人，亦即，對於僑生國籍的認知，是擁有外國國籍而非台灣國籍的學生。再者，華人的指涉對象中並沒有包含台灣人群體，舉例而言，台灣人並不會稱呼自己是華人。因而，台籍僑生一來具有台灣國籍，再者也非華人，也就不符合一般台灣人對於典型僑生的想像。國籍因而成為台籍僑生可以巧妙避開僑生身分的標籤。就以舞雲為例，她會向同學介紹自己的僑生身分，然而因為她具有台灣國籍，這一方面弱化自己的僑生身分，另一方面則較容易融入班上群體。舞雲就說：「他們(同學)知道我是台灣人，所以他們不會將我界定為僑生，

跟我相處不會給我有我是僑生的感覺。」

基於對僑生既定之刻板印象，台灣因而將不符合標準的台籍僑生摒除於典型僑生之外。透過上述對於僑生的定義與描述，馬來西亞僑生與台灣學生的相處上，區分為三個群體，以光譜上的分布來說，台灣籍僑生居於馬來西亞籍僑生與一般台灣學生的中間，因此，台籍僑生不管是在社團參與或是人際相處上，都遊走於兩個群體間，可選擇性也更高。此一發現在之後對於僑生人際網絡與社團參與的章節中會更詳盡說明。



二、 僑生之「污名化標籤」

污名化呈現一種動態的過程，它是將群體偏向負面特徵刻板印象化，並由此掩蓋其他特徵，成為在本質意義上與群體特徵對應的「指稱物」，在這個過程中，處於強勢且不具污名的一方對被污名的一方最常採用的一種策略就是「貼標籤」(羅兆婷 2006:27)。當我們對特定群體貼上標籤時，就會對他們產生刻板印象，所謂的刻板印象是個人藉著一些未必符合適時的間接資料，去組織和形成個人對事物的認知，並且根深蒂固地支配個人的思考(羅兆婷 2006:28)。本研究發現，台灣學生存有對於僑生所賦予的刻板印象常並將其貼上負面標籤，以下則說明一般台灣人給予僑生的污名屬性：

(一)、加分進大學

檢視台灣學生為何會有僑生是加分進大學的印象，推究的原因大抵如下。在僑生來台入學管道中包括兩個，第一，自海外申請之僑生；第二，自行回國僑生，參加考試分發入學者，其指定考科依各校錄取標準降低原始總分20%(蘇玉龍 2006:38)，這樣的政策施惠不少逕行來台考試升學的僑生。另外，因為在大學聯考制度中有針對特種生加分，所謂的特種生包括原住民、服過兵役者、蒙藏生等等，都會有不同加分比例，以原住民為例就是加了25%。加上台灣充斥對於僑生是特種生的印象，因而才會造成一般人認為僑生是加分進大學，搶台灣學生名額。再者，台灣高等教育擴張是近十年來之現象，在大學尚未如雨後春筍般萌發時，考取大學大概只有五分之一的機會，在大學難考的環境下，台灣對於僑生能以加分或是分發入學的管道來台灣，產生不滿的情緒，認為僑生人數擴充並擠壓到一般台灣學生的名額。雖然，目前僑生幾乎都選擇利用海外聯招會辦理各梯次考試分發入學，自行回國考試則少人使用，但仍然是以較為容易的管道入學。因而，「加分進大學」則成為指涉利用較為輕鬆的管道進大學的群體。雖說，截至目前為止，馬來西亞僑生都是透過海外考試入大學，而非台灣人口中的「加分進

大學」，且僑生為外加名額並沒有影響到台灣學生的入學機會。然而，僑生終究是利用比一般台灣學生輕鬆的方式考取大學。當馬來西亞僑生來台灣後面對給予「加分進大學」的指控，多有被誤解的感覺。由此，「加分進大學」成為台灣一般民眾跟學生對於僑生所產生的「污名」指涉。

(二)、學業程度不好

民國39年，僑教從寬錄取在國外出生或僑居國外三年以上之海外僑生，民國42年，對海外保送僑生一律按照程度分發相當學校班級肄業(蘇玉龍 2006:22)。國民政府於僑教初期基於培養海外華僑人才，錄取來台標準格外寬鬆，用意在於讓無法接受教育的海外華僑人才皆能透過來台訓練，得以發揮華人在當地的影響力。緊接著，因為美援時期擴大對於僑生的補助，僑委會因而設立「僑生助學金」以補助清寒僑生生活費。當時，各大學為了爭取美援補助，莫不擴大招生僑生名額，導致篩選僑生來台念書的標準更加寬鬆，造成僑生在學成績表現參差不齊之現象。因為僑生的海外求學環境不若台灣完善，僑生在來台之前條件本來較為弱勢，更是影響他們在台學業成績表現無法跟台灣一般學生相比擬，因而產生普遍對於僑生程度不好、成績不佳的印象。然而，隨著入學標準漸形嚴苛以及僑生名額的逐漸下降，僑生水準也逐漸攀升。尤其是馬來西亞僑生的學業表現向來是僑生中表現更為優異的團體，以蘇玉龍在2006年針對僑生的研究中，就指出89學年度分發的大四馬來西亞僑生平均排名序高達0.46，已在全體學生的前50名，尤其是第三類組高達0.19，將80%的本地學生遠拋在後(蘇玉龍 2006:40)。馬來西亞僑生學業表現優異跟前述章節所描述之大馬華文教育環境完善有很大的關聯，但與「僑生學業程度不好」的刻板印象卻是南轅北轍。

(三)、口音

污名指涉的並非屬性本身，只有相對於某個被預期的正常範疇，才有污名屬性(朱元鴻 2007:246)。因為僑生具有華人血統，在外觀上並無異於我們，因而口音

成爲判別是否爲僑生的標準之一。然而，針對講中文有口音本身並不是一個污名的現象，像是來自歐美國家的外籍生在講中文上也會有口音，卻不至於淪爲有貶抑之意。再者，從僑教政策實行以來，服務的僑生多爲東南亞華人子女，台灣一般對於他們的印象有「加分進大學」、「成績不好」等不好的標籤，當這些標籤與判別他們的指標--「講話有口音」連結一起之後，講中文有「口音」的華人就與來自東南亞的僑生畫上等號。



三、 僑生之自我意識過程

個體自我表現方式通常包括兩種截然不同的符號活動：他所「給予」(give)的表現和他所「流露」(give off)出的表現。前者包括他所明確使用的口頭符號與其替代物，其唯一的目的是在於傳遞訊息，無論是他本人還是這些其他人都把這些口頭符號與這種信息聯繫起來(Goffman 1992:2)。透過了解僑生在剛入學如何介紹自己的身分以及面對僑生身分時表現的態度，筆者企圖解構他們對於僑生身分的接受度以及選擇如何表達自己的身分，這部分所透露出的訊息也就是 Goffman 個體表現中的其所給予的表現。

台灣政府創出僑生一詞後，將利用僑委會管道進來的學生統稱為「僑生」，然而對於很多初來乍到的學生，則完全不理解自己為什麼被叫做僑生。透過日常生活的相處與接觸後，台灣學生透過國籍及口音判別其是否為僑生，一旦符合一般對於「典型僑生」之想像，就被歸類為僑生。此即為Goffman所提及的混類接觸(mixed contacts)，是受污名者與正常人直接面對的社會場景(朱元鴻 2007:246)。從他們來台灣到開始意識到台灣所給予僑生身分的意涵，就是Goffman所提到的污名身分認同階段，學習世俗社會對這一身份的認知與反應，因而，僑生群體如何意識到「僑生」此身分所賦予給他們的印象，並針對這些印象他們的回應為何，是此一章節所要論述的重點。

(一)、馬來西亞籍僑生

從以僑生管道來台灣念書所需填寫的表格的形式與內容，就可以發現台灣政府認定海外華人是僑居在當地，因而，華人子女來台灣念書是僑生。宇文目前是個世新大學的研究所學生，大學則是念師大，他提到當初來台的原因只是單純地想要來台升學，對於華僑或是僑生沒有很多深刻的認識，因此對於表格上出現的「華僑」辭彙沒有深思，例如表格上請他們填寫籍貫、僑居地等，因為其祖先是來自廣東，因此在籍貫上他還是填上廣東。從填寫表格之設計就隱含著其是寄居

在馬來西亞，故鄉為台灣的意義，因而，海外華人子女回台灣念書則是「歸國」升學。

〔想要知道來台灣後的生活、住宿以及學業上，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的部分〕
宇文：其實我只是想要來台灣升學，其實我沒有考慮到用華僑的身分還是外籍生的身分來呢？那時候我也不知道華僑的意思是華人呢？我們填有寫說籍貫在哪，我就填廣東，可是那沒有什麼意義，我從來沒有居住過那個地方，然後他問僑居地，我就寫馬來西亞，每個人就這樣填，那時候沒有想到底有什麼政治意涵。

當我問小竹一開始是如何介紹自己的身分時，她回答道：「我不會說自己是僑生，我會說自己是馬來西亞來的，然後他們就會說，喔，僑生。」這是台灣學生給予來自海外華人子女學生貼上的僑生身分標籤。在一開始被視為「僑生」的時候，他們出現困惑及不解的情緒。然而，這也是他們開始慢慢意識到自己來台灣是僑生的過程起始。

對於小竹來說，將「來自馬來西亞」的直接跟「僑生」畫上等號的這件事情令她不解。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靖慧身上，靖慧提及她覺得自己是被騙來的，明明就是從國外來的怎麼會是僑生呢？更明白地說，她們是對於「僑生身分」等同於「回家鄉念書」的印象感到不解。他們不懂為什麼自己來台灣為什麼被稱為僑生，甚至有被騙來的情緒出現，這是來自於身分認同與對僑委會管道進來所賦予之僑生意義有所落差，才會出現來台後混淆不清的情緒。

〔你不想介紹自己是僑生嗎？〕

小竹：我不覺得自己是僑生

〔所以你會說自己是馬來西亞來的，它們就會自動幫你歸類為僑生〕

小竹：而且我不知道我這個身分的人在台灣會被歸類為僑生，我就會直接說自己是來自馬來西亞，對我來說是很自然而且非常理所當然

〔我們一直很好奇，我們一直當作僑生是回家鄉唸書，這樣對你來說，有什麼感覺呢？〕

靖慧：其實我一開始不知道這件事情，後來就會覺得騙我，我被騙來了

〔為什麼呢？〕

靖慧:想說我就是國外了啊，怎麼會是僑生呢?

小竹提到：「通常我會說我是馬來西亞來的，像我去旅行的時候，我也不會說我是僑生，像我就會說我是馬來西亞人。」宇文是以馬來西亞華人自稱，在與同學相處的過程中，發生同學認知的部分與他實際認同產生矛盾的狀況。同學認為宇文既然是華人就不應該認同馬來西亞，宇文則企圖向同學說明自己具有多元認同的狀況，在族群上他的確是華人沒錯，但是他畢竟是在馬來西亞出生，因而其國家認同是在馬來西亞，所以稱自己是馬來西亞人。

宇文：有啊，我印象比較深刻有一次說我是華人，可是我覺得台灣人比較根深蒂固，他們覺得你既然是華人，你為什麼認同馬來西亞。我就跟我同學解釋說我是華人，可是我的政治認同是馬來西亞，那我同學會說，宇文，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會認同自己是馬來[西亞]人，就oh my god!!

無疑地，小竹跟宇文都很清楚地描述本身的馬來西亞國家認同與華人之種族認同。而來到台灣後，他們在血統上都是華人而跟台灣人有親近性。然而，因為僑本身具有認同中國之意涵，就與他們在國家上認同馬來西亞相悖離。

因此，由於僑之意義是設定其是認同台灣為故鄉，此與馬來西亞籍僑生之國家認同相違背，因此馬來西亞籍僑生在開始意識到僑生背後的隱含之意後，就不再認為自己是僑生。君君說她可以接受別人叫她僑生，畢竟她當初是用僑委會管道入台，按照官方定義在身分上的確是僑生無誤。然而，她卻不認同自己是僑生，因為她是馬來西亞人，並不是回國升學，當然也沒有僑居在馬來西亞之意。

〔你現在還會認為自己是僑生嗎〕

君君：如果你問我身分是不是僑生我會說是，那我認不認為自己是僑生，當然不是啊，我是馬來西亞人。

(二)、台灣籍僑生

台商子女在馬來西亞期間會定期辦理僑居，以確保能以僑生身分回台念書，因而他們通常在來台前就已然了解，若回台就學是以僑生身分來台。平郡是台灣籍僑生，在對於僑生的認知上就有跟馬來西亞籍僑生字文不同的情況，平郡很早就知道自己回台灣會是僑生身分，這是因為在馬期間滿四年要辦僑居，當時滿八年可取得僑生資格，如今已經改成滿六年即可取得僑生資格。⁷擁有僑生資格可以透過海外聯招分發入大學，而且男生回台後才不會有兵役問題。兩造之間(馬來西亞籍跟台灣籍僑生)對於僑生認知上的不同，來自於法令對於兩者規定之差異。台籍僑生必須辦理僑居，每年也不能回台灣超過三個月以上，滿一定年限後才能具有僑生資格，在辦理的過程中，都充斥著提醒他即將成為僑生的事實。當然也出現許多台校學生多留在當地一年，只是為了取得僑生資格，看起來他們似乎都在為獲得僑生這個身分而用心。

〔你那時候知道自己進來是僑生身分嗎〕

平郡：知道啊

〔什麼時候知道的〕

平郡：回來之前就知道了

〔為什麼呢〕

平郡：我們那時候滿幾年就要去辦，要不然就不會有資格了，所以那時候就知道

〔所以你們是滿八年就要辦〕

平郡：滿四年辦僑居，不然回台灣會有兵役問題，然後滿八年的時後，就是取得僑生資格。

勝之是一位政馬僑聯幹部，他同時主辦並參加僑生活動，幾乎可以說是與僑生團體融為一體。然而，「僑生」身分對於勝之來說，是一個讓他產生認知矛盾的身分。他提及其剛來台灣時會向大家介紹自己是僑生，不過當我問及他是否認為自己是僑生時，卻回答其實並不認同自己是僑生，這是源自於勝之認為政馬群體才是僑生類屬，政馬是政大馬來西亞同學會的簡稱，裡面成員都以馬來西亞籍

⁷ 但是如要考醫學系、牙醫系的學生仍然要滿八年

僑生居多。而且，勝之接著說明自己的台灣人身分，並強調台灣人並不會有「僑」字，意謂台灣人就不會是僑生。

〔請問你認為自己是僑生嗎?〕

勝之：其實不認為

〔為什麼呢?〕

勝之：在老師講之前跟老師講之後我都還是不認同自己是僑生...

〔所以你對於僑生應該會有自己的想像〕

勝之：我覺得政馬(政大馬來西亞同學會)那些人才是僑生...

〔所以你覺得他們才是僑生〕

勝之：那種才是僑生....我是台灣人，台灣人就台灣人不會有僑這個字



(三)、小結

關於此章節所討論，馬來西亞籍僑生跟台灣籍僑生在來到台灣之後，如何意識到別人所賦予自己之僑生身分的過程，則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馬來西亞籍僑生跟台灣籍僑生對於「僑生」身分的理解方式與接受程度呈現差異。馬來西亞籍僑生類屬雖然是一般台灣人對於典型僑生的想像，然而，他們在意識到僑生身分所意涵的僑居回國之意後，則表現出難以接受的態度，甚至一再強調「馬來西亞」的國家認同對立於「僑」的想像。這導因於馬來西亞華人會特別稱呼自己是華人乃是相對國內其他種族，而且馬來西亞華人中的國家認同也十分明顯，就是在政治上忠於馬來西亞。因為華人仍維持許多作為華人的文化規範，馬來西亞華人來到台灣就讀後，多半具有的華文能力與文化上的向心力，就是得利於馬華之文化認同。然而，其國家認同卻強烈地只像馬來西亞。再者，僑生所指涉的污名化標籤包括說話口音、國籍等都是馬來西亞籍僑生外顯的特徵，也讓他們承擔比台灣籍僑生更多的不平待遇。

關於台灣籍僑生部分，他們對於「僑生」辭彙了解的程度要比馬來西亞籍僑生來的完整。此次研究者前往馬來西亞尊仁台校進行田野觀察與訪談時，發現因為台校學生的未來規畫多以回台灣為主，因此，不管是在家庭及學校上，都形塑出有利於學生使用僑生管道回台灣的環境。故而，台校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會接觸僑教政策的更改訊息。他們從身旁的參考團體也能得到豐富的「僑生」資訊，因此，這對於他們來到台灣後更能快速地接受自己的僑生身分。

四、 開始意識到污名化的過程

僑生身分是台灣政府賦予透過僑委會管道來台就學華人的身分，這些僑生從來台唸書始起背負一般大眾對於僑生的印象以及看法。僑生先修部(僑大)是教育部在一九五五年所創辦，目的是為了協助僑生在大學入學前先具備充分學業條件與能力，以利銜接之後的學業。章哲在馬來西亞獨中是選擇理組，因為想要選擇台灣大學文組的科系因而先在僑大進修準備考試。在僑大期間，就是安排每天念書、考試，固定時間熄燈，起床，更不能私自離開學校，僑大的訓練以及安排都顯著相當得制式化。對於章哲來說，初來台灣時，對於僑大所要求他們參與的諸多儀式與互動有許多令他相當不解，第一個是表現在對國父鞠躬的動作，主要是因為孫中山先生是僑教的創始者。對於台灣學生來說，對孫中山先生鞠躬的動作大家都不陌生，因為他是國父是帶領革命、推翻滿清、建立中國的人物，這樣的鞠躬儀式有其歷史背景。另外，學校中也有升國旗、唱國歌的典禮出現，這些儀式代表台灣將僑生視為是中華民國的一份子，背後的意識型態相當明顯。

章哲：那時候剛來僑大的時候，第一年我們的新生座談，我們就要對著禮堂的正中間，就是一個國父一個大大的國父遺像，就是孫中山。然後整個僑生教育的基礎，就是國父說的一句話，就是華僑是革命之母，就是所有僑生教育的合理基礎。我們第一年，就是那個第一天的新生座談就是我們要起立然後對著國父遺像鞠躬，三鞠躬，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我在馬來西亞，不僅沒有面對國父鞠過躬，也很少有機會做鞠躬這個身體動作。所以印象還蠻深刻的，現在反過來想，當然是覺得是包括國民黨，應該那時候早年留下來的歷史的遺產，包括像台灣早年的國中教育，他可能也要有一些類似這種比較具有黨化色彩的教育方式。

僑生來台後，從一開始被稱做僑生感到混淆，進入僑大需要唱國歌、升國旗以及進入大學後還被扣上加分入大學的帽子。君君大一之時在與班上同學聊天，同學突然隨口說一句：「如果我是你，我現在就在台大某某系」，因為同學認為君君是加了25%才得以考上其他台大就讀之科系，君君描述她當下的反應其實很困

惑，她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她不是加分進大學。這是因為目前僑生來台灣念書所採取的管道都是透過海外聯招會分發入大學，而非逕行來台考聯考再透過加分進大學。⁸依據Spicker在對於污名的描述中，指出有些標記並非本身具有負面的屬性，而是由於標記背後所具有的社會意義與隱喻，因此，污名屬性很多都是由於社會所構成的(林姿君 2007:18)。應用在於加分進大學對於僑生的污名屬性中，我們可以發現，當初政府在基於考慮升學環境較為不利的群體之劣勢下，對僑生實施加分制度以及建立制度性的入學分發管道。然而，需要給予福利就被視為「學業程度較差」，才需要透過非正式考試的管道入學的群體。因而，對於一般台灣人而言，加分進大學顯示了僑生的相對弱勢，也表示對於僑生「學業程度」的歧視。

〔你剛進來的時候有意識到自己是僑生嗎〕

君君：我剛進來的時候還好啦，老師只會說我們有幾位僑生同學，大家好好照顧。這樣還好啦，漸漸有些同學會提問，他並不是惡意的，我們坐在同一台車上我們就聊起來，當初他說了一句，他說如果我是你的話，我現在就是在台大獸醫系，我就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這樣說，他說因為妳們有加百分之25不是嗎？其實我對台灣統考我不了解，當時他這樣說我就說我沒有加分，他就說有啊你們有加分，那時候我沒有辦法跟他辯駁，不過我很清楚我不是加分進來

除了加分進大學的印象外，宇文還遇過同學認為因為他是華僑，因此判定他應該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更有趣地是，每逢選舉還會依據他是中國人的理論來認定其政黨色彩。宇文說他每次遇到這種情況只能百口莫辯，很難去糾正學長對僑生的刻板印象。

宇文：可是到台灣後，每個人都叫我僑生，每個人都叫我華僑。我比較困惑地是，每個人都說我是加分進大學嗎？可是我又沒有加分啊！！然後大家又說你是回國升學嗎？我說我不是，他們就說你是華僑啊，為什麼你沒有中華民國身分證，有時候藍綠選舉的時候，然後會跟學長聊天，他就說你是中國人。

一般對於僑生的印象還有成績不好，幾乎都在打工。婷婷跟班上同學進行分組討論時，同學認為僑生的程度不夠好，因而將最簡單的部分分工予他，並說明

⁸ 僑生利用聯考方式考試，可以加分 20%。

她不需要負責口頭報告，只需找找資料就可以。婷婷面對同學看輕她的能力時，感到相當的生氣，並要求負責最困難的部分。婷婷說：「我就要做到最好，證明給他們(同學)看，我也是有能力的。」再者，也有發生教授第一節課就說：「我一定要當僑生。」根據他們的說法，教授事後並不一定會當僑生，而是爲了告誡僑生需要認真一點，不可以太鬆懈於功課。

最後，則是僑生在講話都會有口音。在研究者此行前往馬來西亞時，發現在當地華人所使用的語言相當多元，包括有馬來文、英文、華文以及各地方言，因而，在敘述一句話時，可能會同時夾雜多種語言，造成他們在講話時會有屬於馬來西亞式的風格，因而在口音上也迥異於台灣。這是由於當地的語言文化所形塑的口音，無法用好壞來判斷。然而，當地的旅台生會覺得說華文有口音是一件令他在台灣羞於開口的原因，他形容到：「我第一次在學校(台灣的大學)裡開始說中文時，班上的同學都突然安靜地看著我，讓我感覺非常窘迫，因此有一段時間我都太敢開口說話。」他認爲華人就該講標準的中文，說話有口音在台灣就變得很奇怪。隨著馬來西亞僑生來台後與台灣學生的互動，漸漸理解到台灣對於僑生的看法，也意識到台灣所給予的污名標籤。

五、 面對污名所採取的策略

被污名者一旦被貼上標籤並且確立其污名屬性後，就可能遭受到被隔離及生活機會變少等排擠行爲。因此，受污名者在面對污名時就會採取不同的行動策略。在 Goffman 的理論中，遭受污名化的人，通常會有一些行動策略，分別爲矯正⁹、退縮¹⁰、威嚇¹¹(Goffman 1963: 9-17)。除了隱藏自己的污名標籤後，還有包括假裝成其他屬性的特徵、只告知少部分人、自動保持距離、自願性的自我揭露策略(洪娟娟 1998)。因此，當僑生開始意識到僑生身分以及所給予的污名化印象後，他們開始學習規避(passing)或是採取其他策略，將污名特徵消逝、隱蔽，減少對於污名的期待。此章節就在於論述僑生使用何種策略以進行規避。

(一)、隱藏口音

對於台灣人而言，判別僑生的一個重點是「口音」，馬來西亞籍僑生多半具備此強烈的象徵性符號，因此，透過矯正口音或是隱藏口音成爲規避僑生身分的策略，此即爲 Goffman 所提及的矯正策略—修正自己的特質。志浩跟君君在台灣待了將近八年，中文也愈來愈沒有口音。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幾乎很難從他們的口音判別其是馬來西亞人，志浩也說當他跟別人介紹自己的僑生身分時，別人都會感到相當驚訝並表示他的中文相當標準。君君則是提到自己並沒有故意隱藏中文口音，然而在面對台灣人時她可以轉換成爲標準的中文，當在馬來西亞團體說話時她必須跟大家一樣有口音。口音的轉換方式讓君君可以方便在台灣學生團體以及馬來西亞僑生團體中與人相處。透過無形中轉換口音的方式，將自己「矯正」成爲講標準的中文。

君君：現在比較少人會問了，我覺得我們已經愈來愈會偽裝。今天如果我是

⁹承認別人指責自己的缺陷，犧牲自己的特質而修正自己

¹⁰由於自卑於污名的屬性，而自行減少社會交往的機會

¹¹以強制的手段使他人接受這種屬性的存在

跟馬來西亞同學會講話，你一定聽得出來我們的講話方式跟我跟你講話方式不一樣，我不是刻意偽裝，我已經訓練成為對台灣同學講話對台灣人講話方式不太一樣。

章哲大學時參與英語演講社團，在社團中他們都是以講英文為主，況且章哲又將自己的英語從英式發音矯正為美式發音，如此一來，大家無法透過英文會話從中發現章哲的僑生身分。中文口音是辨識僑生身分的線索況且台灣是以中文為國語的國家，所以僑生身分透過口音的呈現而不易隱藏。然而，章哲在英語演講社成功的隱藏身分，成為他選擇繼續留在英語演講社團的原因，同社團的同學在相處一兩年都沒有他是馬來西亞僑生，直到在路上碰面後開始聊天，才赫然發現在章哲講話有口音。

章哲：我覺得很有趣的，我在外文系唸英文的時候，這邊是美式英語，所以你會將你的發音矯正過來，所謂矯正過來，從英式變成美式，所以我在英語演講社講英文的時候，沒有人知道我是外國人，可是我只要一講中文，她們就知道我不是台灣人。所以可能這也是其中一個因素，我待在那邊那麼久，自己的身分不容易被察覺。

[喔，你剛剛是說你在英語演講社沒有人會發現，因為大家都在講英文，所以你不會，大家不會覺得你是外國人。]

章哲：而且我講的是美式發音，所以完全聽不出來，看不出來

[所以如果你在班上或是其他場合講中文，大家很容易看出來]

章哲：然後我上研究所以後，就沒有參加那個社團，然後偶爾在校園裡面還是會遇到舊的社員，當然在路上，你不會用英文跟人家溝通，因為講，然後我跟他說我是馬來西亞人，因為參加了一兩年，他完全不知道我是馬來西亞人

相對於台灣籍僑生來說，口音不是隱藏的工具而是融入團體的利器。模仿馬來西亞口音對於台灣籍僑生不是難事，這是因為他們在馬來西亞生活長達六年以上。台灣籍僑生在社團的選擇空間大，像是勝之是僑聯的幹部、智年在大一時常常參加大馬同學會的活動，為了方便他們融入團體，必須將隱藏自己的特殊性而轉換成為馬來西亞口音。

勝之：就是我跟他們講話的時候我會用他們的口音，在馬來西亞小時候就會了。

〔可是你現在面對台灣人講話沒有口音〕

勝之：平常講話當然不會有口音，不過要講的時候也很簡單可以講出來

(二)、避開僑生與僑生團體

僑生背負加分進大學、不合群、講話有口音、上課不認真等等標籤，因而也會產生許多歧視經驗。台籍僑生懼怕自己在承認僑生身分會有不好的經驗，因而會選擇隱藏僑生身分的做法，直到確定對自己無礙後，才願意公開承認自己是僑生。像是小宜提到有一個學姐聽到別人說自己是僑生會生氣，甚而幾乎沒有人知道她是僑生，小宜認為學姐不願意講自己身分的原因是：「我覺得他不想講的原因，是因為入學管道不太一樣怕被別人覺得是加分或是比較有優勢。」因而，在社團或是人際網絡會盡量避開僑生朋友以及僑生團體，不希望別人會視他們是與僑生同一團體，藉此避開被貼標籤。另外，也以不主動提及僑生身分的方式或是彰顯台灣地緣認同，台籍僑生透過偽裝為「台灣本地人」屬性藉以避開被標識為「僑生」，例如會介紹自己是台中人、台北人等避開自己是來自馬來西亞。

同樣的隱藏身分方式也表現在玉立身上，玉立就提到她通常不會特別提到自己在馬來西亞的經驗，除非有特別聊到才會提到她是僑生的話題，然而她也只接受名義上自己是「僑生」，實際上她並不接受僑生身分，因而會選擇不與僑生群體相處或是不主動說明自己的身份，盡可能地隱藏僑生身分的標籤。

〔那你後來你會跟人家介紹你是僑生〕

玉立：我都不會講

〔你都不會講〕

玉立：因為我通常我不會說我在國外住幾年，除非特別有聊到我才會說，他們就會說你是僑生，我就會說名義上是。

個人認同也牽涉到其他人對於自身的看法，玉立是以隱藏僑生身分的方式來呈現其面對僑生的態度。然而班上同學在認識她是台灣人之後，也產生不是僑生

的歸類，所以在與玉立相處時並不會讓她有身為僑生的感覺，這當然導因於台灣籍僑生本身在講話沒有口音、生活經驗與方式與台灣學生雷同，在加上台灣人的身分，弱化同學認為她是僑生的標籤，久而久之則讓玉立更容易擺脫僑生身分。

(三)、戲謔性地稱呼—「假僑生」

筆者前往尊仁台校蒐集資料，當老師們知道我的研究題目是以僑生為主，並著重於真僑生、假僑生的議題時，其很自然就說：「我們學校學生是假僑生對吧！」另外，訪談品逸時，當問及其僑生身分時，他提及父親說他們是假僑生，其他國家回台灣的學生才是真僑生。例如，當我問小宜他們班上同學是如何稱呼她的時候，她會說班上同學會叫她假僑生，這是因為她是台灣人不是國外出生所導致的。

小宜：……不過他們會覺得你明明是台灣人為什麼是僑生，他們就會稱我為假僑生

智年會向同學介紹自己是僑生，周遭人們從智年的口頭表達認識其僑生身分。然而因台籍僑生相對於一般僑生，不具有東南亞出生、海外華人等特性，因而被冠上「假僑生」一詞。智年大二之後他就會說自己是偽僑生，並且由於偽僑生身分特殊，言語間流露出對於些許的自豪而無任何排斥之感。從智年對於僑生身分所給予的口頭表現觀察其接受僑生身份之程度相當高。此外，智年提到「沒有受到歧視」的經驗，可能也是導致他沒有產生排斥以至於接受僑生身分的原因。

[所以你大學四年都會跟人家介紹自己是僑生嗎]

智年：也只有大一會講自己是僑生，大二開始就會開玩笑說自己是偽僑生

[真的，所以你很認同這個身分]

智年：也不會感覺被歧視，而且很特別，因為我們不只是僑生還是偽僑生

基於台灣人不是僑生的社會印象，如同之前提及同學會以假僑生稱呼，所以讓其在面對自己矛盾身分時，接受一般學生所稱呼的「假僑生」，然後再用戲謔的方式呈現「假僑生」身分。他提到僑生是指華人群體而且口音也是區辨僑生的

特徵之一，智年認為自己講中文並沒有口音所以不是僑生。

〔你什麼時候知道自己是偽僑生的〕

智年：因為我們是台灣人啊由此稱呼我們是僑生好像也怪怪的

〔所謂你對於僑生的類屬是？〕

智年：真的是在國外出生

〔就是跟你不一樣的另外一批〕

智年：就是華人

〔那你是〕

智年：台灣人，而且僑生應該都會有一些口音

「假僑生」不僅是台灣一般民眾給予台籍僑生的稱呼，更是台籍僑生本身對於自身身份的戲稱。另外，「假僑生」稱呼對於他們來說，也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假僑生」是負面標籤，指涉他們不只使用簡單的管道進大學，並且是假冒的群體，不具有「僑生」的正當性。另外一方面，「假僑生」讓他們宣示自己的特質是迥異於「典型僑生」群體，進而得以規避來自對「真僑生」的污名。

(四)、自動保持距離

透過觀察馬來西亞僑生的社團參與，馬來西亞籍僑生與台灣籍僑生則呈現相當之歧異性，台灣籍僑生選擇避開僑生團體藉以規避「僑生」團體所帶來的污名，馬來西亞籍僑生則採取與本地生「自動保持距離」之方式，再者，他們本身即有一功能完善以及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社團組織。因而馬來西亞籍僑生透過頻繁地參與僑生社團組織，從而產生群體認同感。關於僑生在社團組織參與的部分，下一章節會有更詳盡的介紹。

(五)、選擇性揭露僑生身分

在Goffman對於污名化所採取的策略中，是盡可能地不讓世俗大眾發現污名化的標籤，而採取矯正、隱蔽等方式隱藏身分。然而，觀察僑生的污名化現象，卻發現一件有趣的現象，僑生會在特定情況下選擇性地揭露自己的僑生身分，特

別是發生在僑生身分會爲自己獲取福利的時候，例如像是爭取僑生獎學金、僑生保險的情況。玉立就說：「他們覺得我不是僑生，可是當有福利制度出現的時候，我就說我是僑生，他們就說你怎麼敢出來說你是僑生。」在平常的相處中，因爲僑生類屬的刻板印象與玉立並不符合，玉立則可以逃避賦予僑生的刻板印象。然而，當有僑生福利出現的情況，就會出現選擇性接受僑生身分的情況。雖然，僑生群體在台灣有賦予污名化的標籤，然而因爲台灣僑教政策對於僑生的待遇上卻是優於一般台灣學生，因此，僑生身分意謂著易於申請福利。如此一來僑生身分一則代表污名化標籤，另外同時也帶來福利。基於僑生身分的兩面性，造成有選擇性地隱藏或是揭露僑生身分的情況出現。

因此，縱使僑教政策對於「僑生」稱呼目前已有不合時宜的情況出現，也有「僑教」廢除或是「僑生正名」的建議出現，但是在基於僑生身份所帶來的福利，成爲讓他們願意背負「僑生」身分乃至於負面標籤的主因。

(六)、小結

Cooley在《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一中提到「鏡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而此概念即爲「想像自我」是如何出現在他人的意識中，因此，Cooley強調人之所以有我的概念是是因爲我們將我帶入交流的世界並產生自我意識(Cooley 1992：134-135)。因此，人的自我認同往往會受到他人對於自己看法所影響，會根據別人如何看待自己之模式從而修正自己的表現。台籍僑生對於僑生身分的看法會隨著他者展現的態度而轉變，譬如說一開始他們並不知道假僑生此一稱謂，直到同學稱呼他們爲假僑生之才會如此介紹自己的身分。因而，對於僑生身分認同的反思來自於當他人質疑其僑生身分時，並且會修改自己身分成爲符合他人眼中的形象。雖然一開始接受僑生身分並也向人介紹自己是僑生，然而在日常生活相處中，發現自己並不符合他人眼中的僑生形象一如馬來西亞人、講話會有口音等，因而有採取隱藏僑生身分的方式或是不主動提起自己是僑生等方式來應對。

伍、 僑生自我認同的展演：人際關係與社團選擇

一、 馬來西亞籍僑生在台之社團參與經驗

(一)、影響選擇社團的因素

擁有相同污名的人會傾向於參加屬於他們類屬的團體，同一個類屬的人透過提高與同類人的接觸以此建立關係(Goffman 1997:23-24)。透過觀察個人的人際網絡、社團選擇，可以從中理解其對於自身身分的定位以及群體認同，而自我認同跟社會認同又是環環相扣、互為影響。

馬來西亞籍僑生來台之適應不良主要是在生活上，尤其是與台灣同學相處，不管是在口音、說話速度、聊天話題都呈現差異，因而難以順利適應班上同學之群體生活。章哲提到來台適應上的困難：「我覺得跟台灣同學在溝通上面會有困難，一開始會覺得雖然講的都是中文，但是聽不太懂大家講什麼，而且他們有用bbs，他們討論的內容都是跟bbs有關，所以我也聽不太懂。而且以台大外文系來說，她們在暑假的時候，就有一個小的營隊，歡迎新生的，那個我也沒有參加，我剛來的時候，發現很多有一群人他們已經互相認識，所以會有一種隔閡。」因此，來台適應最困難的地方對於馬來西亞籍僑生而言，就是在與同學相處上。所以筆者在研究中發現，馬來西亞籍僑生發現在與一般台灣學生間的差距後，開始傾向於跟自己具有同質性的團體相處，如立基於地緣關係的馬來西亞校友會、旅台同學會等。

(二)、社團參與程度

在台大以馬來西亞僑生為主的社團主要有寬中¹²校友會跟台大大馬同學會，章哲是從寬柔中學畢業，來到台灣後自然而然成為校友會的一員。校友會是僑生在適應台灣過程中主要仰賴的組織。在剛入學時，學長姐會引導他們熟悉入學環境、辦理手續，寬柔中學校友會對於寬柔中學畢業僑生來說，成功地扮演一個輔助適應台灣生活的角色。

〔恩，先講僑生為主的好了〕

章哲：有啊，台大大馬同學會跟我校友會，就我中學來台生組成的校友會

〔那你一開始進入台大的時候，你主要是從，你有那些資源或是管道得到日常生活的幫助，譬如說選課啊，或是住宿啊，就是日常生活上所仰賴的對象〕

章哲：我覺得校友會幫助蠻大的，主要是透過我中學的校友會會幫助我，因為有些學長姐也是念台大，他們就會帶人包括報名啊，體檢啊什麼，他都會帶，就是剛入學的時候會帶。

然而，寬中校友會的服務對象只限於寬中畢業的學生，非寬中畢業的僑生則不隸屬於此團體。君君是馬來西亞國民型中學畢業，因此沒有受到寬中校友會的庇蔭。對她而言，其它的僑生組織才是主要參與場域。在大學時期她最為熟悉的社團是台大馬來西亞同學會(簡稱台馬)，為了讓大一新生早點形成群體感，特地創辦大一聯誼會，期使透過活動的進行可以凝聚對彼此都相當陌生的大一新生。君君在大一就被推選為大一聯的主席，增加她對於台馬的向心力，之後又被推選為台馬的幹部，成為組織的核心成員。透過舉辦活動或是成為組織的成員與幹部引導馬來西亞僑生對於台馬產生熟悉感進而融入其中。然而，不管是寬中校友會抑或是台馬社團，卻是專為馬來西亞僑生設立，因而在一開始就與台灣學生社團畫出界線，當馬來西亞僑生對於寬中、台馬的向心力愈強，反過來也代表對於台灣一般學生愈形疏離。

〔所以你大學四年跟台馬都很好嗎〕

¹² 寬中校友會之全名為寬柔中學校友會。因為寬柔中學是馬來西亞推動華文教育最為完善的中學，每年來台就讀人數也佔最高比例，因此在台設立寬柔中學畢業的留台校友會。

君君：算是，因為台馬有個制度，我們想讓大一新生產生同儕的感覺，因此就有大一聯誼會附屬在台馬底下，台馬會撥一筆經費，會讓大一成立委員會。大一聯在台馬迎新的時候會選，當時我當了大一聯的主席…。通常大一聯有一個隱性的功能就是為台馬儲備幹部，通常經過大一的學習，通常大二會當幹部。到了大二就當總務，到了大三沒人要選會長，我就被推出來就當了會長。

除了社團的活動之外，還有是以固定聚餐地點作為聯絡馬來西亞僑生之形式，例如，政大馬來西亞僑生會每天中午在醉夢溪¹³一塊吃午餐，參與每天中午聚會的人並不是固定的，然而當天一定會有馬來西亞僑生前往。筆者在經過參與觀察後，發現醉夢溪聚餐儀式並不只是提供聚會的功能而已，也扮演彼此互相交流的機會，他們會一起討論下學期的選課，一起溫習功課。更有趣地是，有僑生專門前往台北火車站幫大家買國際電話卡，讓有需要電話卡的同學可以前往醉夢溪找他購買。固定聚會之隱性功能具有增強與家鄉的聯繫，一來可固定與來自同一故鄉馬來西亞的同學交流，二來可以提供與故鄉相關的服務。同一地緣關係的馬來西亞籍僑生發展屬於自己的僑生社團、聚會，透過社團跟聚會聯繫彼此之感情，讓他們得以在異鄉順利的適應。

〔對了。你今天中午有去醉夢溪嗎？因為今天下雨的話，也是可以去嗎？〕

芳如：喔喔，我今天有去看一下，她們分成三小桌。不過今天濕搭搭的。

〔我覺得這樣很不錯啊〕

芳如：喔，我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場合，可以讓大家一起聊聊天，聯絡感情。

像我覺得班上的同學都不會這樣啊，就沒有一個聚在一起的地方。

馬來西亞籍僑生的選擇並不是只有侷限在馬來西亞籍僑生為主的社團，也會參加普通性質的社團。宇文在大學的時候，參加校刊社並擔任社長職務，由此就可以知道他對於校刊社的參與程度是相當深入。章哲除了寬中校友會外，大一還曾經參加康輔社，大二到大四則英語演講社。

〔你大學的時候有參加什麼社團呢〕

¹³ 醉夢溪為一餐廳名稱，如今已經拆遷，再也難看到馬來西亞僑生在此地聚會的蹤跡。

宇文：我是校刊社，因為我是新聞組，所以我們底下有一個社團就是校刊社，我是社長。

章哲：台大有一些社團，包括英語演講社、康輔社這些啊

〔那你參加的頻率高嗎〕

章哲：康輔社是大一參加，過後幾乎大二、大三、大四都在參加英語演講社，學到很多英語演講的能力。

馬來西亞籍僑生並沒有排斥參加其他社團，然而觀察大馬同學會與校友會的社團網絡，發現這些地緣性關係為基礎的社團，具有相當強的群體主義。究其原因可以歸納為幾點，第一是僑生來台已經行之有年，同學會與校友會在組織與運作上趨於成熟，成功地成為照顧在台馬來西亞僑生的社團；第二，馬來西亞僑生一旦融入同學會與校友會後，基於同鄉與同校情誼形成緊密的連結，以致於依賴程度愈高。久而久之，他們對於馬來西亞群體產生群體認同感，因而具有排外情緒。當然，這並不是說所有的馬來西亞僑生都不願意與台灣學生相處，僅能說明馬來西亞籍僑生本身會凝聚而形成群體認同感。

二、 台籍僑生在台之社團參與經驗

(一)、影響社團選擇之因素

台籍僑生在馬來西亞台校的生活幾乎是沒有脫離台灣脈絡，與台灣人相處、接觸台灣文化與資訊，其在台所擁有的人際網絡、家庭資源是促使其能快速適應的資源，導致台籍僑生其回台生活適應情況相對於馬來西亞籍僑生良好。不過，在課業以及生活上也會有難以跟上台灣學生的狀況出現。台校的教育方式雖然活潑，然而在師資與教育資源仍然不像台灣如此充足。因此，導致台籍僑生回台在教育方式與課業銜接上會有適應不良的情況出現。舞雲認為班上同學實力都非常頂尖，她必須要加倍努力以及請教同學課業才有辦法通過考試。然而這對她來說是一件非常無法適應的事情，因為課業無法跟上進度所以當時幾乎喪失自信，還是靠之後的慢慢適應才恢復。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平郡身上，雖然他目前已就讀台大研究所，直到現在他依然無法適應台灣的考試制度，並且也認為台灣籍僑生的成績幾乎都是偏後。因其本身成績還算中等，因此得以順利考上研究所。

〔那你覺得僑生在台灣的適應狀況跟地位啊〕

平郡：成績比較不好，像我們這一屆僑生真的是成績偏後

〔所以你們這一屆的成績都不太好嗎〕

平郡：不是，是每個馬來西亞僑生的成績都不好，我們這一屆又更糟糕

〔那你觀察台灣出生的僑生他們的成績如何呢？〕

平郡：除了我以外好像都沒有很好

與智年一起透過海外聯招分發來台的同屆同學一開始是分發上高醫醫學系，後來因為太辛苦而自行轉到靜宜。雖然這是特例，然而還是顯示出台僑回台後的課業適應問題。

智年：念靜宜的同學本來是上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可能大一覺得太苦了就轉到靜宜

〔所以他是跟不上進度而轉學〕

台灣籍僑生因為本身是在台灣出生長大，後來在馬來西亞又以台校生活為主，因而台灣的一切對他們來說都不陌生，回台念書相對來說較少適應困難。再

者，他們雖是僑生身分但在國籍上是持有中華民國國籍，因而並不是受到如同外國人的待遇，諸如像是在打工、騎車上的諸多限制，對於台籍僑生來說並不構成影響。當我提及僑生身分是否有不便的地方時，勝之就說：「沒有喔，你看如果打工的話我也有台灣的身分，如果要考駕照也是可以。」雖然，最令台籍僑生困擾的為來台後的課業適應問題，但是，整體而言，由於對於台灣的熟悉度高，融入台灣的程度仍舊高於馬來西亞籍僑生。

(二)、社團參與程度

觀察僑生的人際網絡之廣度與密度，可以呈現出其認同的傾向與表現。台籍僑生一方面是在曾經在馬來西亞生活而具有僑生身分，另一方面又擁有中華民國國籍，介於一般學生與僑生間的特性讓其在社團與人際網絡之選擇性更高。此外，台灣籍僑生在台多能受到親戚或是父母的照顧，比起馬來西亞籍僑生更享有家庭支持。因而，台籍僑生並沒有產生強烈的僑生群體感，他們並不被侷限於加入僑生社團，造就台籍僑生在參與社團的選擇上很難形成一個固定的選擇模式。

台灣籍僑生與馬來西亞籍僑生都是透過僑委會管道來台，因而在台身分上他們都是「僑生」。因而學校在基礎課程設計上，諸如英文跟國文是將兩者並在一起上課，雖然這讓不同國籍的馬來西亞僑生擁有一起相處的機會，但是沒有考量到兩群體間在語言程度(中文跟英文)的差異。勝之提到本就認為自己跟馬來西亞籍僑生是不同的群體，然而卻被安排在一起上僑生中文，因而產生排斥的心情。

〔你們進來有政馬，你有參加他們的活動〕

勝之：有啊就有跟他們混熟，雖然一開始也是很排斥，因為他們是馬來西亞人，想說我跟你生活不一樣啊，因為我們要上一起僑生中文。

大馬同學會每年都會持有馬來西亞大一僑生名單，方便與新生聯繫，台籍僑生在歸類上會被併到僑生類屬，所以台僑也會收到參與活動的訊息。因此，台籍

僑生在剛入學或多或少會參與大馬同學會辦的活動。舞雲一開始也是參加台馬辦的新生活動，雖然大一課業忙少有參與，然而在大二因為同學的熱情邀約下而漸漸參加活動。對於台籍僑生來說，因為其屬於僑生群體，所以會受約參加僑生團體所舉辦的任何活動，這是立基於他們與馬來西亞籍僑生之同質性。

舞雲：那時候我有去台馬的新生活動，那時候我同學有被推當作大一聯的副主席，那中間其實我要適應，然後要跟系上的同學熟絡，就比較少參加大一聯的活動。後來我同學跟我抱怨每次大一聯的活動都只有幹部去，我就想說那我去參加一下，後來參加完就覺得不錯。之後大二又有打工，就慢慢跟他們有聯絡。

〔所以你大二後跟台馬的人比較熟〕

舞雲：應該算是有參加他們的活動，大一就比較少。

再者，除了都是「僑生」的同質性外，地緣性(成長地)認同—馬來西亞—也是促使台籍僑生與馬來西亞籍僑生有所交集的因素。平郡是小學三年級前往馬來西亞在當地待了9年，一開始回台灣念大學時，是台馬學長先行聯絡他因而進入此團體，對其而言，持有馬來西亞腔調的學長姐令他倍感熟悉，這是因為雖然台校學生在當地少有與馬來西亞人深入交往的機會，然而每天面對的依然是華人、馬來人及印度人，在此環境下生活9年當然會對馬來西亞國土產生親近感。平郡說：「剛來台灣時覺得台灣比馬來西亞還陌生呢!」

〔那時候跟台馬的人也蠻好的〕

平郡：對啊—一開始進來的時候是台馬學長先找我的

〔所以你進入他們這個群體，會有不同類屬的感覺嗎〕

平郡：不會啊，反而比較接近馬來西亞，因為他們講話有腔調

勝之目前是政大僑聯的活動組幹部，不僅跟馬來西亞僑生相熟，包括印尼、緬甸僑生他都有所認識。提及為什麼會融入僑生群體時，勝之說：「因為我是僑生管道進來，才半個學期就融入他們了，就開始跟他們有互動，現在都一起打球啊一起吃飯。」可以明顯地看出，在台相同的「僑生」身分，使台僑在馬來西亞

籍僑生之間有相互融入的機會。

〔那請問你是政馬的幹部嗎〕

勝之：恩現在是活動組，我是僑聯的啊

〔所以你認識很多印尼、緬甸的〕

勝之：其實還好，我是僑聯的幹部所以就要聯絡政馬

僑生身分雖給予他們相互融入的機會，然而因為台籍僑生與馬籍僑生兩者之間仍存有異質性、格格不入之感則逐漸從大馬活動中淡出。雅慧在大一還有參加政馬活動，不過後來發現自己並不屬於此團體。同樣地，對方也會有相同的感受，因而就不免強其加入。

〔恩，你都完全沒有參加政馬嗎？〕

雅慧：大二的時就沒有參加了

〔大一有〕

雅慧：大一有，就是那個小傑的活動阿，不然我也不會去，然後那時候剛開始小傑還會說你有空要來一下阿，但後來也發現，他可能也覺得我不屬於那個團體吧。

台籍僑生與馬來西亞籍僑生具備地緣性與「僑生」身份之同質性，讓台籍僑生跨足「僑生團體」的活動。然而，此兩群體由於來台前的教育歷程與生活經驗之迥異，因而在其身分認同上也有所不同。隨著參與「僑生群體」的活動愈久，愈能發現彼此的歧異性。以墨永為例，墨永則跟班上僑生同學組成一個小團體，凝聚他們的力量來自於「僑生」身分。墨永在努力跟其他人相處一個學期後，跟本地生以及馬來西亞僑生交情都不錯。墨永提及不會限於僑生身分而影響在與同學相處的情形，因而在選擇朋友群體上的空間較為寬廣。墨永跟平郡在剛回台灣時，一開始他們選擇親近同為僑生的同學，隨著適應情況轉好時，他們在人際網絡的觸角延伸到班上的同學不再侷限僑生同學。明顯地，台灣籍僑生比馬來西亞籍僑生更能順利地與班上同學相處，這跟台籍僑生本身的語言能力、出生背景有關。

〔你跟系上馬來西亞僑生熟嗎〕

墨永：我們幾乎變成一個小團體，一個僑生團體，馬來西亞僑生、港澳僑生都熟。

〔那你進來的時候是跟系上同學還是台馬比較熟〕

墨永：基本上剛來的時候完全都不熟，都會有一點點恐懼心理，自己的故鄉還是會害怕，那我時候想如果一直封閉在小圈圈裡也不好，因此就慢慢地認識大家。我是先認識台灣本地生，然後再認識馬來西亞僑生，目前來說比較熟的兩者都有。

永傑認為自己是終於回來台灣，因此，就該跟台灣同學在一起。他是以系上的活動為優先，大學期間鮮少參加馬來西亞同學會的活動，而且因為沒有參加馬來西亞社團以及活動，也就跟僑生不熟。雖然在台身分同為馬來西亞籍僑生，然而台籍僑生並沒有具有僑生群體認同，在參與社團上沒有限制於僑生社團。如同先前所提及，台籍僑生對於僑生的身分並沒有表現出認同或是不認同的強烈情緒，因而轉換成爲一種可有可無的無謂感，表現在社團的選擇上就處於模糊地帶。

〔那你跟馬來西亞僑生熟嗎？〕

永傑：還好，我的心態是我終於回到台灣了，其實是就是跟系上的人混在一起，我也沒有參加馬來西亞的社團，我跟馬來西亞的僑生沒有那麼熟

玉立則是幾乎沒有參與過大馬同學會的活動，因爲一開始沒有加入，之後就跟他們更加不熟稔。玉立的僑生身分幾乎是不爲人知，因爲她說都不會主動介紹自己是僑生，因而大家都不知道她的僑生身分。玉立透過拒絕參與台馬活動與僑生身分的隱藏，再加上自己並沒有典型僑生的口音，進而形塑與一般台灣學生無異的形象。

〔你剛回來的時候有沒有參加台馬的活動？〕

玉立：我完全沒有

〔迎新也沒有參加嗎〕

玉立：也沒有

〔為什麼，你會排斥嗎？〕

玉立：我不知道那時候剛好卡到外務，雖然他們都有來邀，可是一開始沒去，後來就沒去了。

剛來台灣的無所適從會讓大馬僑生尋求自己的立足之地，馬來西亞同學會將台籍僑生納入羽翼給予完善照顧。然而，台籍僑生與馬來西亞籍僑生在生活、求學背景以及認同上的迥異，則讓兩個群體具有本質上的差異。再者，根據訪談發現，台籍僑生因為父母已遷回台灣以及親戚都在台灣為主兩個因素，因此台籍僑生多具備家庭支持，也讓其在台適應之路更顯得平順。綜合上述因素而言，台籍僑生對於馬來西亞同學會並不會產生愈形強大的群體認同感卻反而轉變成為認同淡化，當其發現兩者的異質性並且在跟班上同學相處愈融洽時，就慢慢退出大馬同學會。此時，台籍僑生不僅表現在群體認同的淡化，也會出現僑生身分之淡化。因為僑生身分的有無已經不影響他們在台的生活與社交網絡的相處，當然，就不會在乎自己是否為「僑生」。

另外，在觀察馬來西亞同學會所塑造之群體認同感中會發現，台籍僑生並沒有類似的組織。這與台灣籍僑生人數過少也有關聯，因為人數不足夠以建立一完善的組織。因而，他們只能在馬來西亞籍僑生群體於台灣學生群體之間做選擇，而不會出現台僑群體組織。這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自由選擇當僑生或是一般生，使他們遊蕩在兩個群體與身分之間，並讓他們的在社團與人際網絡選擇空間變廣。